

自从读了顾村小文,忽然来了精神。那文章里说,胡麻必夫妇同种方才茂盛,下芫荽须说秽语云云。

■蔡皋

## 芫荽

芫荽,长沙方言音“言希”,上海话音“言虽”。顾村的文章里说是西域传入的一种植物,已有两千年历史了。在中土,北方和南方都种,拌什么凉菜都放它一把,如果和朝天辣椒一起拌,定要吃得底朝天,是蔬菜里的生猛,味道直逼海鲜。

芫荽在《诗经》里是香草,香草从来比美人。芫荽要攀比就去比杨家将里的杨排风,此女是烧火的丫头,手里操根烧火棍就可以上阵的美人,芫荽比她辣,应当担当得起。

由香草变成佐料的植物有许多,八角茴香胡椒孜然一大路。可兼做蔬菜大口吃来的大约算是茴香和芫荽。茴香我种过,青苗用来包肉菜饺子别有一番滋味,这是北方人告诉我的。种也是她供应的。芫荽我也种过。初种时当花来种,长得稀稀拉拉也不在意。自从读了顾村小文,忽然来了精神。那文章里说,胡麻必夫妇同种方才茂盛,下芫荽须说秽语云云。

说种就种,春上弄了两种芫荽,一种日本籽,一种本地籽,骂骂咧咧地种下去。但是水平有限,秽语显然不上档次,芫荽并不领情。这一下,我对芫荽的品质有了疑问,无论如何,喜欢痞话的草要算臭草,硬要站美人一列,也要加臭字一个,臭美人。臭豆腐、臭腐乳都有臭气,大蒜籽也臭,臭极了也就变得有人喜欢。长沙人形容两个人处得好的情形用气味来形容说,“香来香,臭来臭”。可见,喜欢了,臭可变成香,不喜欢,香的也是臭的。

我很长时期里近不得芫荽,不喜欢它那很逼人的气味。后来,因为母亲爱吃,只得容忍。不知不觉,不觉得臭了。又过了多少年,那是记不得了,不过,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接受芫荽了,做凉拌菜也开始放它一把了。这种变化是由时间作成的,是对人的一种揶揄。



油画 潘玉良作

小语

女人面前有三座山:父母、儿女和丈夫,是依靠还是负担,全看她的运气了;  
男人心中有三座山:权力、金钱和女人,为什么要登山?因为山在那里。

——草心

二书出版时,见到样书并无兴奋的感觉,心中却是弘一的偈语:悲欣交集。

■杨小洲

## 雪后雨中 悲欣交集

我的两本书《快雪时晴闲看书》与《夜雨书窗》在同月出版,很有些巧合,此二书《快雪时晴闲看书》交中华书局付梓,书名带有北地寒雪晴和的意境,《夜雨书窗》由岳麓书社刊行,书名则含南方夜雨雨冷的萧疏,说来不免雪雨纷飞的景致。这两册精装小书,为近年所写谈书文章的集结,由南北两家古籍出版社刊梓,巧合之外,说来颇有些顺遂意愿,该是喜悦的事。上月底中华书局举办“书人书情”小集,作者编者读者记者聚作一堂,多谈关于书的闲话,那日正阳光温暖,未料夜间忽下起小雪,清晨推窗一望,雪花漫天飞舞,一派银妆素裹景色,不想隔日雪消,晴阳当空,温煦照人,几位友人便接连发来短消息说书名“快雪时晴”应了天意,不

免喜形于色,其实还是巧合,只是这巧合颇通人意,给了大家一番欣喜。

原先对出版自己的书并无太多兴致,前年上海书店编辑欧阳亮先生约我将写京城特色书店的文章集结,说好三个月后交稿,本已着手准备,未料此时家母在湖南中医学院查出肺癌,心绪大乱,遂将该书店的文章集结一事放下,至今不得拾起。那之后每月掣稚子从北京回长沙探望病母,艰辛往还于南北,不畏所苦只在以尽人子之孝,余暇勉强写书评度日,凡两年过去,按时间编排集结为《夜雨书窗》交岳麓书社出版,算作对逝去母亲的纪念。

从三希堂所藏晋代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而得书名《快雪时晴闲看书》,本意还是喜

欢“快雪时晴”那道雪后半窗晴翠的景致,虽眼前北京已不复京城旧日迹象,然留在画卷上的苍茫辽阔很适合展开孤村野树茅舍寒鸦的想望,满眼北国风光。以前见张爱玲一册书名取为《北地胭脂》,感其取意贴切,颇为叹服。因而摘“快雪时晴”也有意神合京城状貌。书中所收一些文字,是怀抱婴儿记于纸上,待幼婴熟睡,再整理成篇,迄今已四年过去,三百余篇皆抱婴所得也。编订初稿取名《抱婴集》,多少有点对曾经往事作感怀的意思,不过这个书名易引出误解,尚在书店被当作育儿大全一类读物,归到妇儿养育读本的书架上去,倒是件有趣的事。经责任编辑李世文先生提议,重将书名作了考虑。

《快雪时晴闲看书》所收

文章早于《夜雨书窗》,有云山得意、坐听松风的快意与闲适,然自得知慈母患绝症,悲痛淤塞胸中,满目皆是雨后空林、池塘秋晚的愁绪,笔底难解心绪,文字不免艰涩况味。是以二书皆“献给我的母亲”与“纪念我的母亲”,在我自有恩情未报答之憾憾。二书出版时,见到样书并无兴奋的感觉,心中却是弘一的偈语:悲欣交集。实在说,那时刻悲多于喜,毕竟母亲不能看到,而这些都是慈母颇觉欣慰的事,人生之悲大抵亦合“此事古难全”的道理。母亲去世正是立春早晨,自己后一本书名已想好,就取《立春》可也,说来还是对母亲的想念。此外又用母亲名字做了书房斋号,称“明霞精舍”,并治得“月容山房”一印,或者这样一来,再作文章当求从容淡定。

幸福接力

幸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,真正的幸福就是生活本身,是一种须用心灵来感觉的东西。

■贺柏武

## 凡人的幸福

“任何人活着都只为了生活得好,为了自己的幸福。如果感受不到对幸福的渴望,他就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活着的人;没有幸福的欲望,人就无法生存。”几年前在读到列夫·托尔斯泰这段话时,勾起了我对幸福这个字眼的深究,当时写下这个题目却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,倒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个问题已弄得透彻。事实上,只是生活给了我一个答案。

几年前,我常常想,幸福是什么,幸福在哪里?古希腊人推崇一种强健,不仅仅是强健的体魄,而且还有强健的心灵。他们认为,唯有健康的灵魂和强壮的体魄的人才是幸福的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他们呼喊:幸福不是别的,生命本身就是可珍贵的幸福。意大利诗人彼德拉克说:“我是凡人,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。”是的,也许,我们凡人对幸福的要求并不苛刻,但我们却对每天的生活都不以为然。“这么平淡乏味的生活,也算幸福?”在我每次发问时,看见的都是对方话语间流露出的苦笑。

我有一位朋友,大款儿。急病住院的那天,他对我说:“我宁可现在身无分文,也要有一个健康的生命。”然而这样一种对拥有生命即拥有幸福的观点的认同,往往是人们在经历一段变故后才能认识到的。

曾在公园一隅看见一对老年夫妇。那男的,气宇不凡;那女的,两鬓银丝,只见他们互相搀扶,时而低低言笑几句,时而默默相视片刻,享受着冬日的阳光。我就想:幸福也许就在那里,就在那对白发老人身上。这对老夫妇都是一所大学的教授,且都是教哲学的。他们说:“我们是把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定格为一种幸福的凝聚片段,我们就在这片段里享受着从内心涌出来的快乐。”

于是,我试着在自己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幸福,寻找幸福的理由。我喜欢读书写作,每晚夜阑人静的夜读和练笔,便成了自己最幸福的时刻;周末携着妻子带着孩子去郊外旅游,便成了自己最惬意的时光;平时,邀几位志同道合者,品酒论道,便成了自己最称意的日子;在结婚纪念日,我给妻子献上一朵鲜花,一同轻轻哼起那首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……

这一切,都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好,我是因美好而幸福地生活着。

### 当面是人,背后做鬼

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丁丁当当的声音,把我从沉沉的梦中惊醒,我摸索出手机一看,才七点,我顺手把手机扔到枕边,半闭着眼睛望着睡得正香的小利。

“小利,小敏,起床啦!你婶子他们过来了。”咦?我听到小利妈妈很温柔很亲切地叫我们起床耶,难道,今天的太阳真的是从西边升起来的?我俩马上站起来折腾着穿衣服,把炕收拾整齐,这才开门站在了外屋。

小利妈妈和几个女人正站在那

里有说有笑,看我出来了,赶紧指着那些人说:“敏敏,这是你二婶,这个是前院的王婶。”我笑着和大家打招呼。小利也出来了,挨个儿称呼过后,就拉着我去洗漱去了。

“这姑娘长得多好,可着咱一个村子看,没这么漂亮水灵的孩子。”听到这话,我心里小小的得意了一下。“哼,你们净说让我高兴的。怎么没看见她那小矮个儿。我昨天见到第一眼心里就凉了半截。都说爹矮一个,娘矮矮一窝。我真是……”虽然,他妈妈是故意压低声音说的,但是,厨房的门没关,我可是听得真真的!居然还有人说我矮,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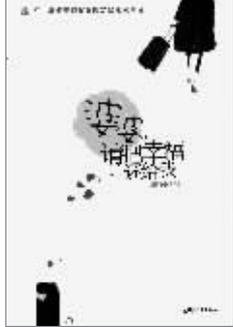
凭她?一米五几,到我鼻尖的她还挑剔说我矮?!真是见鬼了!当然,如果对董小利这种一米八二的大个子来说,一米六三的我确实不高,但是,一米五几的小利妈,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。

洗漱完毕,我回到屋里对着镜子化妆,就听到小利妈在她那边的卧室叫我:“小敏!你婶子大妈她们过来看你了。”外面,隐隐约约传来小利妈的声音:“大清早起来,我就忙活着做饭收拾屋子,人家对着个镜子描眉画眼的,折腾了有一个钟头了,把嘴画得跟吃了死孩子似的,真是看不惯!”听到这话,我对着镜

子仔细看了看,我一贯就是化淡妆的啊,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?

今天这顿早饭吃得真叫一个特别,可能是因为当着好多人的面吧,小利妈妈假模假样地给我夹了两筷子菜,还蛮热情地一个劲夸我:“小敏,这都是给你做的。”“小敏,赶快吃,多吃点。”她几乎一分钟也没停地不断招呼我,说来也奇怪,她冷淡的时候,我吃不下,如今,她异常的热情,我反倒更拘谨了。旁边那些婶子大妈看到她那么热情地对我,一个劲地夸赞:“看人家这一家子,这哪是婆媳啊,分明是母女嘛!”

(3)



《婆婆,请把幸福还给我》 围城小新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